

#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社会理论的内涵与外延 ——基于《共产党宣言》“四个从属于”论断研究

余成栋<sup>1\*</sup>, 邹锐波<sup>2</sup>

(1.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 吉林省长春市, 130024;

2.哥本哈根大学, 哥本哈根, 1017;

\*通讯作者, yucd817@nenu.edu.cn)

**摘要:** 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 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 《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四个从属于”论断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城乡关系内核, 同时也间接提出了共产主义城乡关系的蓝图, 其深层意涵表现为对资本主义城乡关系腐朽本质的批判与扬弃, 其逻辑外延表现为对资本主义剥削世界的规律揭示。回归原著深挖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理论的深层内涵, 从第一个“从属于”的内涵出发探讨其外延, 并深刻理解后三个“从属于”的深刻意蕴, 不仅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城乡关系批判思想的时代化继承, 同时也是在当下两个大变局交织激荡的时代条件下, 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关系建设和洞彻后资本主义时代的当今西方社会有着深刻的价值意蕴。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 《共产党宣言》; “四个从属于”

## 引言

“城乡关系一改变, 整个社会也跟着改变” [1], 城乡关系变迁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 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 [1], 城乡关系的矛盾运动是原始社会以来人类文明进化的“胎记”, 在迄今为止的所有社会形态中, 城乡之间的关系演进是随着整个人类社会从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 它贯穿着人类社会的全部文明历史直至今在。城乡分离及其矛盾运动不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时代的偶然现象, 而是整个人类文明史的普遍规律。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 就可以看到: 这一普遍规律在拥有数千年连续文明与超大人口, 地理规模的中国, 呈现得尤为鲜明、剧烈且绵长。只有把中国的城乡关系放到人类文明史的“长时段”视角中, 才能理解其既符合普遍规律又极具中国特色的演进逻辑; 也只有把中国经验重新嵌入这一普遍规律, 才能看清未来城乡融合的可能路径。聚焦这种“由普遍到特殊再回到普遍”的视角, 具体分析中国城乡关系的独特轨迹与当代命题, 中国的城乡关系始终处于动态变化、调整之中, 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特征[2]。

可以预见的是, 我国城乡关系注定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进一步调整[3], 在此背景下, 深入挖掘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中的城乡关系思想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依据《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的“四个从属于”论断, 即“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 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 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 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来探寻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中关于城乡关系的论述。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有着丰富的批判张力, 同时也间接提出了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的蓝图, 对分析后资本主义时代的当今西方社会和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中国城乡关系建设有着根深本固的特殊价值。

## 1. 《共产党宣言》中的城乡关系分析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 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 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1]。”正如马克思在《宣言》中同样指出的那样,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1], 将城乡关系嵌入阶级斗争的总体叙事, 指出“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 [1], 其理论内核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何通过空间支配实现阶级支配。城市作为资本

积聚与政治权力的节点，以工业化—商品化的双重机制将乡村建构为“外部”与“剩余”，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则客观上瓦解了传统乡村的封闭与“愚昧”。在此视角下，城乡对立并非单纯的地理—经济差异，而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再生产的阶级对立的空问投射。

### 1.1. 城乡对立是阶级对立的表现

“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1]。”《宣言》将“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统治”的命题置于阶级斗争的宏观视域，意在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如何把经济支配转译为空间支配。城市以其对生产资料和金融枢纽的垄断，成为资产阶级利益集聚的“权力容器”，而乡村则被土地私有与农产品商品化双重机制锁定为剩余价值的外部来源。于是，城乡之别不再是地理或产业差异，而是资本逻辑所再生产的阶级对立的空问化形态：一方是交换价值高度密集的“中心”，另一方是使用价值被持续抽取的“边缘”。而这一切的根源便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私有制导致了阶级分化，城市成为资本家和剥削阶级的聚集地，而乡村则成为被剥削的农民和劳动者的主要居住地。这种阶级对立加剧了城乡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城乡对立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社会追求利润最大化，导致资源向城市集中，乡村发展相对滞后，这种不平衡发展加剧了城乡之间的矛盾和冲突[4]。

### 1.2. 阶级斗争推动城乡关系演进

阶级斗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推动城乡关系演进的根本动力。在阶级斗争的推动下，城乡关系经历了从混沌到对立，未来再到融合的演变过程。无产阶级是推动城乡融合的主体力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也是推动城乡融合的主体力量。无产阶级的解放将消灭阶级对立，最终实现城乡融合的共产主义社会。同时社会分工加剧了城乡对立。社会分工导致城乡之间形成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进一步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和对立。城市以工业为主，而乡村以农业为主，这种差异导致了城乡之间的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差距。城市以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高周转率不断吸附剩余人口与资源，乡村则在农业资本有机构成相对低下的结构性约束中陷入慢性失血。利润最大化的积累律令既加剧了城乡经济势能的落差，也通过文化—政治的制度化安排（代议制、教育、公共财政）将这一落差固化为日常化的不平等。

### 1.3. 城乡融合是阶级斗争的最终目标

然而，不平衡发展本身孕育着自我否定的力量，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不仅指向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也指向由这种占有所塑造的空间隔离。随着阶级统治的终结，城市与乡村的支配—依附关系被扬弃，二者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分化为功能互补的空问形态。由此，城乡融合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关键尺度：它标志着阶级统治的彻底消亡，亦意味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挣脱了地域与分工的历史枷锁，空间正义从而由抽象的平等承诺落实为具体的社会现实。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乡融合是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实现城乡融合，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 2.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社会理论的内涵

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最大内涵便是作为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村，只能是城市的附庸，而城市则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中心和主导力量。这种城乡对立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分工，导致农村沦为原料产地和劳动力市场，而城市则成为资本积累和利润追求的中心。农村成为城市的附庸，意味着农民无法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地位和发展机会，也无法享受到城市文明带来的福利和便利。马克思主张，要解决城乡对立问题，必须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消除阶级差别和城乡差别。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城市和农村将不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农村将不再是城市的附庸，而是与城市平等发展的社会共同体。马克思的城乡关系理论对于我们理解城乡关系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提醒我们，要关注城乡之间的差距和矛盾，努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由此，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 2.1. 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城乡关系

资本主义“一句话，他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资本主义私有制把城乡关系锻造成一套不平等的“中心—边缘”结构，城市凭借资本、人口与文明的集中，成为攫取剩余价值并输出“进步”话语的支配者，乡村则在土地与劳动力被双重商品化的过程中，沦为原料与廉价劳动的供给地，基础设施凋

敞、人口外流，其“落后”镜像反倒为城市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于是，城市愈益膨胀，乡村持续失血，空间不平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被不断再生产。

### 2.1.1. 资本主义城市的主导和剥削

资本积累和工业集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追求利润最大化，导致资本和资源向城市集中。城市成为工业生产、商业交易和文化中心，吸引了大量人口和资本，形成了高度发达的经济和社会体系。其次，城市文明的先进性，城市拥有先进的科技、文化、教育和医疗资源，以及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为城市居民提供了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更多的发展机会。第三，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城市的发展带动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例如城市对农村产品的需求带动了农业生产，城市的技术和文化向农村传播促进了农村的现代化。

在资本积累的持续律令下，工业资本的集聚效应将城市塑造为“时空压缩”的节点：生产、交换在此高密度叠加，形成对剩余价值进行快速周转与再投资的制度装置。城市由此获得对乡村的支配地位——不仅是经济上的虹吸，更是文明论意义上的“先进性”话语生产中心。科技、教育、医疗与基础设施的集中配置，使城市成为现代性的具象化身，并以“发展机会”之名合法化其对乡村劳动力与农产品的低价汲取。

### 2.1.2. 资本主义农村的从属和被剥削

对应地，乡村被纳入资本主义分工的底层，土地与劳动力被双重商品化，前者沦为工业原料与城市地租的源泉，后者则以“自由”之名被抛入雇佣劳动市场。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系统性缺位，使乡村在空间上成为“被荒废的内部”，其“落后”形象反过来论证了城市支配的正当性。农村成为原料产地和劳动力市场，资本主义工业发展需要大量的原料和劳动力，农村成为城市工业的原料产地和劳动力市场。农民被迫将土地出售给资本家，成为雇佣劳动者，在恶劣的条件下从事农业生产，收入微薄，生活困苦。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落后，相比城市，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严重落后，例如交通不便、教育落后、医疗资源匮乏，这导致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发展机会远低于城市居民。由于农村生活条件的落后，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寻求更好的生活和发展机会，导致农村人口流失严重，农村发展更加困难。

## 2.2. 共产主义社会下的城乡关系

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日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做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1]。”共产主义社会下的城乡关系，与资本主义社会截然不同。在共产主义社会，城乡之间不再是剥削和被剥削、中心和边缘的关系，而是平等、和谐、共同发展的关系。

### 2.2.1. 共产主义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形态

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消除了阶级差别和城乡差别，为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当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扬弃了私有制的排他性占有，城市与乡村的结构性对立便失去其经济基础。高度发达的社会化生产力使物质丰裕成为普遍前提，分工不再服务于资本增殖，而是基于社会需要的自由联合。由此，城乡之间的功能差异转化为互补与协作的空间多样性。城市的技术—文化存量与乡村的生态—生活韧性在公共决策中被平等地纳入总体生产计划，形成“时空共享”而非“时空剥削”的新格局。

### 2.2.2. 共产主义城乡平等和共同发展

在阶级差别被消灭的条件下，资源配置的均等化不仅是分配正义的实现，更是社会总劳动时间缩短与个体自由时间延展的前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教育医疗的均衡布局，使城乡居民首次获得同质的“再生产条件”，个人的职业选择与地域流动不再受资本积累逻辑的强制，而是基于自我实现的自由联合。由此，城乡之间不再是中心—边缘的等级结构，而是生态、社会、文化多重维度的共生网络——人与自然、个体与共同体、当下与未来，在一种新的历史性平衡中共同展开。共产主义社会下的城乡关系是平等、和谐、共同发展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社会下的城乡关系是自由全面发展的，城乡居民都享有自由、平等、全面发展的权利，能够实现双向的价值。

## 3.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外延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内涵阐明了资本主义城乡关系之所以会表现出从属和被奴役，剥削和被剥削关系的根源及理论逻辑，在资本主义城乡关系的内涵的逻辑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这种资本主义城乡关系的外延是“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

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这段话揭示了资本主义城乡关系的深远影响，并指出其外延远远超出了城市与乡村的范畴，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 3.1. 从属与被奴役的扩大

在地域层面上，资本主义不仅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也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1]。这表明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和殖民主义政策，将经济落后地区纳入其统治范围，“他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1]，进行资源掠夺和剥削。在民族层面上，资本主义导致“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1]。这意味着资产阶级通过经济和政治手段控制其他民族，使其成为附庸，剥夺其发展权利。这也最终致使在文明层面，资本主义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这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东方国家的文化霸权和话语霸权，将其视为落后和野蛮的代表，进行文化侵略和同化。

### 3.2. 剥削与被剥削的加剧

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殖民扩张和全球化，将落后国家纳入其经济体系，进行资源掠夺和商品倾销，导致落后国家经济发展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低下。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文化侵略和同化，将落后国家纳入其价值体系，进行思想控制和精神改造，“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1]。”同时也导致了在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丧失了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政治干预和军事侵略，将落后国家纳入其势力范围，进行政治控制和军事威胁，导致落后国家丧失主权和安全。

### 3.3. 不平等与冲突的根源

资本主义城乡关系的外延所导致的地域、民族和文明层面的不平等和冲突，是当今世界许多问题的根源。“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他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1]，南北差距、贫富分化、民族矛盾、地区冲突、文化冲突等，都与资本主义城乡关系的外延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外延揭示了资本主义城乡关系的深远影响。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外延表明，资本主义是造成世界不平等和冲突的根源。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这需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进行斗争，争取全人类的共同解放。

## 4. 结论与展望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城乡关系演进的规律和内在矛盾，更对未来社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共产党宣言》中的“四个从属于论断”，既是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历史叙事，也是对现代性空间秩序的政治经济学解剖。这四重关系并非并列罗列，而是共同构成一个由资本逻辑驱动的“中心—边缘”结构：城市作为资本积累与政治权力的节点，通过工业化与商品化将农村转化为原材料与劳动力的“外部”；继而，这一逻辑跨越民族国家边界，把“文明国家”塑造为技术与金融的制高点，将“未开化”区域降格为资源与市场的附庸；更进一步，资产阶级民族以民族国家为外壳，将农民民族纳入世界市场的等级分工；最终，地理意义上的东方被整合进以西方为模板的现代性叙事，成为时间—空间双重维度上的“滞后他者”。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既创造了“巨大的城市”作为文明化的空间载体，也通过人口与生产资料的大规模流动，瓦解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却同时将这种“解放”转化为更深层的支配形式。

未来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拓展，深化理论阐释，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并结合当代城乡发展实践，进行理论创新和发展。拓展研究视角，将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与其他学科理论相结合，例如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等，进行跨学科研究，以更加全面地理解城乡关系问题[5]。加强实践应用，将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应用于当代城乡发展实践，探索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有效路径，为实现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贡献力量。关注国际比较，将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与世界各国城乡发展经验进行比较研究，借鉴先进经验，为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参考。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在当代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为解决城乡发展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拓展研究视角、加强实践应用，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84, 202, 237, 400, 404, 405.
- [2] 王新燕, 王梅. 马恩城乡关系思想与中国城镇化战略的关联[J]. 人民论坛, 2014(5): 140-142.
- [3]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 人民日报, 2024-07-22(1).
- [4] 盛辉.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及其时代意蕴[J]. 改革与战略, 2018(1): 45-48.
- [5] 李琴.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研究[D]. 武汉: 武汉大学, 2018.